

舊五代史

冊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與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

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

舊唐書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季述廢立之後

旅游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

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儔

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

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

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

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

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寢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惟慎靜慮禍及己因挂冠伊洛

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

唐撫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

後三年不還時璨自內廷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

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

徒致仕

唐撫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同光初第光允爲平章事時

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

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

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尙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

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

于洛陽謚贈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

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爲後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光裔係誤

俱以詞藝知名亦

登進士第

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

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

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

自勳臣拜議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

珪李琪當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

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爲己任同列旣匪博通見其浮譚橫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尙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尙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軍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

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悵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珏昭宗朝宰相縈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

歐陽史云

珏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

歷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

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

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

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

不欲圜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

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圜並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

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致仕

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

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

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遘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堯善嘗爲萬年令堯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堯爲左丞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堯故其子弟常與堯讎協卽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堯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瑤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

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蜚蜚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贈尙書左僕射諡曰恭靖子頤頤壽貞惟頤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于鄜

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愷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愷孫案元和朝位至給事中案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琪卽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穀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

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卽秉筆立製云

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齊然隸照薪俸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爲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昭宗時李谿父子

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

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

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弘詞居第四等



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瞻兄

弟齊名而尤爲梁祖所知以珽爲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爲翰林學士

北夢瑣言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

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郗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爲太平之盛及商韋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旣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尙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

三國並與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斛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

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刈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卽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尙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爲兇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靖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

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頃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頃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廕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恐頃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慚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頃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尙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

...

...

...

...

...

...

...

...

...

...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

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入

李琪傳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

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考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